疑獄箋

疑獄箋序

疑獄之爲凡二一曰情事之疑一曰法律之疑何爲盜也而贓無可憑也以爲殺也而仗無可據也雖犯者自以爲是吾則無所取徵此情事之疑也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及曰墨辟疑赦云云是也盜既無可疑矣形迹在是强是竊之介殺之可疑矣情狀在似故似毆之間此法律之疑也謨曰罪疑惟輕是也或者不能申明疑獄之罪疑惟輕云者凡情迹未明贓徵無

人之有謂墨辟疑赦其罰百鍰云者辨别逆未明贓
仗無據者罰之鍰以贖之夫不能定其事之是非而
姑令納鍰不能辨其情之誠僞而姑從末減雖甚昏
瞶吏應所不爲而謂皋陶明允呂侯祥刑有之萬萬
無此理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
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别
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此于法律之疑而求其協
中之道也又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
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此于情事之疑而求其明允之

實其罪者也讀者毋謂呂侯嘗曰於五刑之疑而赦者卽罰以百鍰千鍰不等夫疑則非實實則非疑赦則非罰罰則非赦此皆截然不可混合者乃讀者不知疑字之辨誤合赦與罰而一之并忽閱實其罪之義往往不得其解愚恐後世沿襲成訛槩以疑獄必至人極于病因箋疑獄而論及云

康熙辛未年六月二十四日陳芳生自識

疑獄箋目録

卷三

發塚

疑獄箋卷一

高郵王鼎臣訂　仁和陳芳生著

平大獄

田叔　李泌　挺擊之獄
寒朗　唐某御史　張行岌
于祐　呂夷簡　張文懿
錢若水　王大臣之獄

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袁盎、景帝名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燒獄詞、空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從容進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

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叔明子昇等六人扈從有功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其女爲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少年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

二人之蹤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心中傷而鄙國乃太子蕭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明神宗愛鄭貴妃子福王似有易儲意又皇太子久不出閣講學福王久不之國奸人窺伺媒孽其間遂有妖書挺擊等獄（妖書事詳匿名篇）萬曆癸丑七月武人王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相莊上欲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又刻木爲太后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

涉貴妃福王、閣臣葉向高具密揭慰上懷云臣訪得王曰乾孔學等原係京城光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於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捹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反墮其計中也上先覽曰乾疏大怒彷徨莫知所處至掀翻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向高揭默然霽容將揭疏植藏之向高復密奏速令福王之國

上納之、甲寅三月、福王之國河南、乙卯五月、薊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梃擊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皇太子奏送刑部鞫審、犯人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猾、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詰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貴妃 也、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急傳百官進見皇太子侍、三皇孫立階下、上諭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

說你毋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又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三尺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又顧問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悅。附臣因請東宮出

講羣臣乃出、尋誅張差龐保劉成、事遂寢、
東漢明帝時、或告楚王英與王平顏忠等造爲圖書、
有逆謀、窮治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
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
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
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
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
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上乃赦興等、禁錮
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

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姧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姧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

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奸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

無悔、帝意解、詣遣朔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者、當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悟、即報下、得出者四百餘家、

唐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

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惟報私仇、亦爲天下耶、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捨之、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幸救命、告事者乃別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

折獄龜鑑曰、按唐李靖傳、靖未嘗爲岐州刺史、亦

無誣以謀反者、小說載事多失實、不足信、然辨誣之術、苟有可取、亦不當廢也、

則天朝、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侍御史張行岌按之、其告者先誘藏宣家妾、乃誣云、宣有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死屍於洛水、行岌案畧無其狀、則天怒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寬縱之耶、我令俊臣案勘、汝當勿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陷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爲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有

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復索不成則令俊臣推勘汝勿悔也行岌懼乃遍宜家訪妾宜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畧無所聞而宜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宜家見有同議者乃詐謂宜妻曰須絹三百疋僱俠客殺告者語已遂侵晨微服伺於臺側宜家有舘客舒某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宜所信任同於子弟思兢須臾見客至臺賂門人以通告者遽稱云崔家僱刺客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舘客客不知

其疑也思兢寄隨至天津橋乃駡曰若陷崔宣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計不然殺汝必矣客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妾宣得免告者伏誅

宋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横以便宜決配而

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公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乃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于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于是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敵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于江

淮。又出中使與京東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夷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名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結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

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棘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長者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

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李繼隆討夏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入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告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

之軍與太宗太怒立名中使一人付三亟、令乘驛馳取轉運司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覷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為賢耳、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衷、不避死亡、補益陛

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
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
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
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寇欲
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萬曆初內閣張居正欲傾首輔高拱陰結司禮太監
馮保以圖之拱慮保專恣與居正謀去之居正陰泄
於保已與保謀逐拱明年有浙東人王大臣者故投
充總兵戚繼光三屯營爲南兵不遂流落都下大臣

巧捷便佞無鬚髯得入一中貴家中貴昵之正月庚子竊中貴巾服闖掖廷直抵乾清宮門上方出朝大臣色勃股戰以犯蹕執擒驗之男子也袖有佩刀馮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自戚總兵所來保使密報居正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據危疑地且禁毋妄指此中自有作用可借以除高氏保因令大臣供稱高使收籍曰武進縣即令家奴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貓睛異寶送繫厰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

辛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閣老慫望使汝來刺顧先首免罪郎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搒掠死矣因使儒昇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欵郎令誣拱家奴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奴而居正前疏傳中外中外籍籍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語以公論居正不自安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命馮保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希孝慮事不得白有憂色博曰事無難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詢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奴稠衆中令別識且問

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傳言使善詞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紿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此當實言、適高家奴逮至、希孝雜諸校中、令物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故事當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閣老何也、曰、汝教我我豈識高閣老、希孝復詰其

㡬袴刀劍。曰馮家奴辛儒所予。保益懼。遂罷。保外飲大臣生漆酒瘠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太監者年七十餘老矣。在上前。跪奏曰。高閣老故忠臣。而何爲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正直忠臣。張蠻子奪他首相。必欲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於是下刑部擬罪。止大臣論斬。拱乃得全。

臣之於君。固當盡心致身以事之。而不知其他。君之於臣。尤宜推心置其腹中。不可有纖芥嫌疑。伏

於至隱令小人得以窺其隙而乘之以致豪傑之士不自安而變作也漢高帝之誅功臣疑諸臣之必反諸臣之果反也亦由於高帝之疑說者多歸咎子房不能調劑竟陵鍾惺至謂沙中謀反一語實啓其禍要之君臣相疑自古爲戒君而直則遏中山之謗書君而巧則從貫珠之擴恩臣而巧則廣司馬穰苴蕭鄴侯之田宅臣而直則爲狄武襄之幽鬱于陛下疑爾一言此其上下之交都如蹈虎尾涉于春冰雖曰世風遞降使然夫亦君臣間

各有未盡其道者在也。伊尹專廢置、而太甲不以爲嫌、郭汾陽辦天子不爲、而祿位名壽、極人臣之樂、王守仁平寧王之變、或疑其有反謀、上曰、守仁學道人、何反之有、霍子孟雖脫然于上官之詐、而宣帝常惴惴如坐針氈、史稱其出入禁闥、小心二十餘年、而終病其不學無術、後之處此境者、君即不能如太甲之于伊尹、亦當如唐之于郭子儀。明武宗之于王新建、臣即不能爲阿衡之咸有一德、汾陽之有再造功。亦當如陽明之學道。内外調劑

諸人。卽不能如李鄴侯王晉公呂夷簡張文懿諸人之善于匡救。亦當爲某御史張行岌錢若水之曲爲解紛。庶几讒間不得終成。泰交之道。或可因之弗替也。與至于宮闈之獄。爲臣子者。能格君心之非。使弭變于未形上也。密防閑之道。能杜患于將萌。次也。不幸適際其成。惟有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而已。田叔李鄴侯葉向高所稱古大臣者非耶。

君側中傷

昭僖侯　晉文公平公

光武　孫亮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羮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詰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羮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

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

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東漢陳正為大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啗炙見髮、怒勅斬正。正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增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底石砥礪、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明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旦臨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

也、詔乃罪黃門而釋正、

吳廢帝亮、字子明、暑月遊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非有求于爾乎、吏曰、彼嘗從臣覓官席、臣不與、亮曰、必為此也、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為、于是黃門首服、

晉文、五伯之雄、光武、中興盛主也、兩幾不免于前人之煬、而況其下焉者也、明四目、達四聰、若是乎其未可惜、惜矣、昭僖侯、吳廢帝、善矣、使充類而長

之大業豈有既焉抑聞之唐太宗方食醬有蟲吞之勿使露恐庖人獲罪明太祖膳中有髮名光祿臣詰之光祿臣曰龍鬚也上因自拂鬚墮二莖於是曰汝可去諺云不痴不聾難作家翁盛王之道容有無事乎察察者與

親屬眞僞之辨

雋不疑　黃覇　李崇

程　灝　尹洙　張希崇

邴　吉　魯穆　陳茂烈

韓　億　于文傳　李南公

李若谷　山西巡撫子

童　妃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或曰、是

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大誼由是聲重於朝廷廷尉驗治何人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焉猶龍曰國無二君此際欲一人心絕浮議只合如此斷決其說春秋雖不是然時方推重經術不斷章取義亦不足取信公羊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想當時儒者亦主此論

附 公羊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姙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奪取以爲己子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

持甚急兒大啼呼弟婦恐致傷因而放與而心甚懐愴覇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婦伏罪

後漢李崇爲楊州刺史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别禁數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兒昨不幸遇暴疾死苟泰聞即號咷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奉伯伏罪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李惠斷燕巢事、即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護、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廣東肇慶府、有前夫後夫爭一妻者、問官久不决、迨後府節推唐恭鞫之、前夫曰、妻吾結髮、始因貧故今宜贖回完聚、後夫曰、始棄義絕、嫁我可復奪乎、各執有詞、及問婦所欲歸、則惟上所裁耳、俱模

按唐亦不能判乃佯怒其婦曰因汝尤物使曲直混淆惟置汝於死兩造息矣此婦置獄不許兩夫餽食教獄卒曰嗣後取審汝只謬云婦方死矣卒領諾經數日亟名二夫至亦名婦獄卒忽報婦死唐愕然曰何故遽死嘆惜久之已而讓二人曰爭由汝等致傷一命葬埋誰任之問後夫俯首不語問前夫則曰從幼結髮今雖死義不可背我當任之唐笑曰觀此言訟决矣即斷婦歸前夫○按壁慶之斷蓋法李崇而失之者也李崇以爭子真僞

難定故試其情之誠否以爲斷肇慶爭婦則明知其爲前夫後夫也者此則禮與法有一定矣何事徵諸葬埋而後决乎其增於道也蓋與嫁母杖骨之事同

程察院顥知澤州晉城縣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詰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

某歸而知之、書於藥法册後、因懐中取册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冐賀氏産、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産、久不能决、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戸、詰之曰、后五年始生、安得賀

姪耶女遂伏、

晉張希崇鎮汾州、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邴吉字少卿、漢宣帝時爲廷尉、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能決、邴吉曰、聞眞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中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孫能傳曰、按荆州上律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兒、兒無影、見南史

柳州曹泰年八十三、生子名曾、曰

中無影、年七十方卒、見朝野僉載觀此二事、邴吉驗影之說不虛也、

曾稷為福建僉事、富民周允文無後、以姪繼之、晚而妾生子、因析貲與姪、以子及產託之、周死、姪謬言子非叔出、逐之、妾訴其故、稷乃密處其子於群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指是兒類周、遂歸其產、

陳茂烈為吉安府推官、有夫制於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為類、爭者愧服、

薛用弱集異記曰、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敘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禱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廉書坐、司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穎士

懸認江中二少年亦在內驚曰斯二人非偃則神因具述前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二子款伏佐驗明著皆云發丘墓有年矣顴士以前說再令詢之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約五十髭鬢班白偃卧於石榻姿狀正與顴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予又是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觀以上數則知子孫眞僞當有以貌爲斷者亦有貌不可憑如韓億洋州之獄

宋參政韓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於州及提轉積十餘年不能白億至又出訴億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名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烏程縣有富民張甲妻王無子張納妾於外生子未

昕、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縣尹于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謂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乳、妾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伏罪、

小兒無定識、他人乳抱三日。即遂其父母。故凡聽此等獄者。宜速不宜緩。緩之則作僞者易入。而聽難以達也。

李南公知長沙、有娶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

謂非前子訟於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尚何爭命歸兒族

小兒有齒遲之症齒遲齔亦遲其蚤者亦然○男八歲毀齒常也亦或六七九十不等今使此子未毀將何如故凡以年定獄者當雜以干支年數生肖所屬及乳名筭命帖參互求之自無遁情又或問其排行及兄弟年數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欲併其財者

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不敢、李固强之、如其言、叔果訟姪毆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蘇州徐某、廵撫山西、鄉中有無藉冐充徐子、科頭敝人、乘官舫、持符沿途稟廩給夫馬、經過州縣莫識其僞、直抵徐所轄境、府官偕諸公所、為徐言之、徐驚曰、我止一子、且年幼、在家讀書、並不出外、豈有來此之理、府官再三言之、且詢其年貌、俱非是、甚怪之、即呼之入、無藉衣冠楚楚、顔色自若、見徐輒行父子禮、不待徐發言、嘵嘵然先以家事告、次則起居安否、稱阿

爹不絕口、徐見之怒甚、氣塞、反不能措詞、府官旁覘、疑以爲真、徐無可奈何、大呼吏卒褫其冠服、欲痛加拷問、無藉婉容柔聲告曰、阿爹不必怒、兒來問安耳、別無他故、吏卒驚疑、袖手不敢前、徐怒極、亟以手拍案、無藉乃匍匐至案前、緊抱徐足、抵死不舍釋、曰、阿爹不要兒來、今晚就囬、必不敢逗遛也、徐面色如土、旁觀者反疑徐矯情過甚、各長跪代爲請曰、固非大人子、不宜甚怒、千金之軀、請自珍愛、徐不得已、命桎梏之、付有司推問、時藩臬俱候門外、見徐怒不

敢入、私相議曰此必真也、寧有僞者而敢如是哉、既而無藉出見各官在門、顧藏手械於袖、拱揖言曰、家尊素性如此、諸公幸勿訝、各官益被惑、皆致敬答之、私囑隷役釋桎梏、反厚餽禮物、官船送之、不令徐知而問官竟以在逃對、所過驛遞供應益豐腆、往反鬨卒無辨其僞者、將抵蘇、則不知所在矣、及徐移文根究、杳不可得、噫、彼以假來。吾當以假待、從寬羈縻之、寧無敗露處邪。

毛先舒處童妃議曰、弘光稱號江南、時有童氏自稱

故妃來南中、命付錦衣衛嚴刑拷之、邑瘐死于獄、或
曰、忍心哉是舉也、其他或可以假冒、若夫婦則幽隱
細微之必恐必無敢於假冒而自赴死者。是童氏之
爲王妃審矣、因亂相失、間關而來、益義篤于儷體而
不忘故君、自當迎歸大內、正位椒宮、乃不但棄之、身
殺之、此一事可以亡國、或曰、否、后也者天下之母儀
也、童氏流落而來、焉能保其無失身事、其猶可配至
尊而爲宗廟之主乎、留之適足以彰國家之醜、拒而
斃之以滅其迹、則所全實多、毛先舒曰、二說也兩俱

有礙、蓋正位椒宮固不可、而殺之則傷道已甚、昔者呂后被掠於項羽、先主妻子兩掠於呂布、一掠於曹操、及歸高祖先主、仍與為夫婦如初、而二君未嘗以此少德、即近今多亂、而婦人被掠、其不能完節明矣、然其夫往往多方求贖、人猶相助以為義舉、蓋遭亂者固不得以平時概之、而婦人不得已被辱、又不可等于自作淫泆、如賈南風韋后之類、此所以可赦而不可殺者也、至於正位之說、則其身已屬流離之餘、又豈可儼然表率六宮、而為天地宗廟社稷主、自余

論之、童妃自應迎之入內、居之別宮、不復尊以位號、而供養則仍如法、以無失前此之恩禮而已、若皇后則別行册立、斯人倫與國體兩全而無礙、惜乎臣下無以此說進之也、夫古來廢后供諸別宮者多矣、漢孝成許后廢處昭臺宮、趙后貶徙北宮、宋郭后居瑤華宮、後孟后亦居瑤華宮、當時何憚而不為此、嗚呼、瘐死者實冤且慘、徒自彰失德、以上干天和、而且遺譏於天下萬世、又何足以為全國體也哉、

娠月考異

姙子十月，常也，亦或久近不等，醫學正傳言有十七八月至二十四五月者，余聞萬曆時紹興楊氏婦夫死遺腹三年生子，族人疑之，因名子天授，盖曰是殆天授，非人力也，實以寓腹誹云，事不數見，無觧乎慰，偶稽載籍，畧記之

秦始皇帝姙朞年生 史記　　符堅十二月 十六國春秋

慕容儁十三月 十六國春秋　　劉聰十三月 晉書

胡塒亭十三月 警心隨錄　　堯十四月 漢書

禹十四月遁甲開山圖解　契十四月拾遺記
漢昭帝十四月漢書　李雄十四月十六國春秋
王守仁十四月年譜　劉聰劉淵十五月十六國春秋
朱橘十五月史纂左編　郭垣二十二月珍珠船
黃帝二十四月搜神記　王嘉二十四月史纂左編
陽翟婦人姙三十月生子從背出嵩山記
李泌孕三年緜而生髮即至肩鄴侯外傳
女隤氏孕三年啓左脅生六子其三彭祖大戴禮人物考云
老彭十一年生
温磐石三年劉敬叔異苑

唐僧圓澤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語人曰此婦孕已三年吾當爲之子吾不來故不乳今既見無可逃者至暮澤亡而婦乳 蘇東坡集 甘澤謡

慧能在母腹六年 壇經序 伏羲十二年 路史

大人國孕三十六年生兒白頭長大

勝尊者處胎六十年 佛經 老聃七十二年 神仙傳 左編八十一年

過期或曰由漏胎或曰氣虛羸病曰姙婦食馬肉令子過月或則曰有一婦每孕必數年豈皆食馬

肉乎要之天下大古今遠愼毋執常見也

七月生者所在有之多育八月多不育李時珍曰七變而入不變也按黃牛羌人六月生（魏畧）僚人七月生（博物志）

明邵武劉維正女嫁龔默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爲先孕出其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維正有隙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默應祥皆諸生俱蒙羞而維正尤甚無以自明黄岡李賓卿守邵武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示人於是羣疑釋然女冤乃

自孫能傳一之曰按吾學編宋潜溪學士以七月生黄岡陶廉訪琏亦然生時顖骨尚未合吾鄉李侍御娶婦七月生子恐而出之後再適里中仍七月而生子侍御大以爲悔李文正公東陽以八月生此是女子血氣有餘之故往往以此蒙汚不能自明折獄者所以貴博證也益智編

又嘗聞之七月生兒手指才有骨尚無有皮血肉模糊以線解之乃能分十指後漸長完好亦竟成丈夫云

偽書券

江郎中　郎簡　劉沆
李德裕　趙顯之　元絳
章頻　王文恪　王恂
高定子　張譽　劉正
歐陽修論蔡襄事　張楚金
賈后謀廢太子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紿之曰租我田我爲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劃其稅役而租之踰二十年且偽爲券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縣縣令江某郎中取紙券展開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偽也訊之果伏

侍郎郎簡知寶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訴於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丞相劉沆知衡州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爲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戶鈔爲證沆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爲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爲證尹不能對遂伏罪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還相交割文籍在焉衆辭以新受代者隱用鞫成獄然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有枉微以意揣之僧乃訴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實無金衆以某孤立欲乘此擠之德裕曰此無難也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遣入兜子門皆向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金形狀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前數輩皆

伏罪

趙顯之爲閿鄉令時一農家累歲借粟於富者因別贏家給當年不用貸富者貪利恐之以爲借于別主乃賂先保人同揑借粟文字以索之不伏訟於官顯之曰此易見耳乃監保人富者各一處以物色審之曰般借粟時大車耶小車耶斗量耶斛打耶倉中耶窖中耶取狀相合人各不同遂伏騙賴之罪

宋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

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繹至母又來訴繹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牘印尾而擬僞券繳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侍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爲僞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運使委頻鞫治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旣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更命知華陽黃夢松覆案無所異黃用是召爲御史

王文修留守西京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

狀、亟呼吏作教下縣、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勒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

少師王憫知昭州、有誣告僞爲州印文書、獄久不決、吏以印文不類、憫索景德舊牘、視其印文無少異、誣者乃服、蓋其文書景德時者也、

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

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伏、

程顥察院、初爲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所藏錢幾年矣、曰四十年、彼借宅居幾何年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唐張鷟字文成為河陽尉有人言呂元者詐僞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元告狀用紙貼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註云是不是即註云非元乃註曰非乃去貼即是元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為馮忱書留一字以問之註曰是去貼乃詐書也元於是伏罪

折獄龜鑑曰鷟蓋已知其誣而欲使之服故括字以暴其姦問書以證其慝斯不可隱諱矣亦安得不服乎

元劉正爲戸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徧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貽已富實、結交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白尚書捕鞫之、辛伏罪、四人得釋、

歐陽修曰、蔡忠惠公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如大

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爲寺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于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修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眞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

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康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僞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眞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

唐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左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

使盡不能決奉勅令差能推事人劾之當見實狀曰張楚金可令劾之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仰卧向窓透日影見之其字皆補葺作之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因集州縣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服罪奉勅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金絹一百疋

晉賈后將廢太子遹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

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帋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謝妃太子生母道文太子之子彬也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就而補成之以呈帝帝名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帋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

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太子既廢與妃王氏書曰鄙雖頑愚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母所生奉事有如生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

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因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憫
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篤爲之求請恩
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
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
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
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
快使在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
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
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

酒啖棗盡、謝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
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
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宮中陛下會同廿日見
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
又未見陛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
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耶、遂可飲二升、餘有
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
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
使寫此文書、鄙寫齋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

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帋、使來寫愆疾不容復視、實不覺帋上語極垂父子至親、實不相誣、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

仁和之鄉曰横塘者、其地多富人、皆有一募緣僧、至此擊梆數日、徑去、越年餘、持簿來、則諸富人俱已列姓名及銀錢於上矣、字畫肖似、皆無以自辨、有與爭論者、則爲歷歷言之、曰去年某月日汝家有某事、或某親友在座、是時所書云云、然所謂月日親友諸事、皆實相符、而登簿之說、絕荒唐也、詭

記錢數者、常云若干文、惟橫塘李立亮、舜云若亚個、此簿亦作個字、故諸人雖明知其姦。而被纏不已、亦頗以爲奇。竟各如數與之。未知所操何術也。抑豈如所謂追魂帖者類耶。聞之其鄉胡稟仁、

匿名書

魏國淵字子尼爲魏郡太守正直無私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甚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因

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𤰞收繫案問具得其情、

左丞王安禮字和甫尹京日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爲然數日有旨根治和甫捜富家無迹因詢其怨耦曰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縮馬生至對欵即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鞫之果馬生所作、

漢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謀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

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發其罪不敢入詔召光入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使將軍爲非何必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錢養廉病餘日筆曰萬曆甲辰京師妖書之獄昔不

知何從來、題曰國本攸關、內稱上屬愛福王、有易儲意、指朱山陰相公爲戎首、金吾王之禎、李禎國等附之、而四明相公亦首鼠其間、山陰得書懼禍、列狀以聞、上大怒、召皇太子指天自矢、痛哭不能出聲、下厰衛、懸賞格、購能獲者予千金、一日旨三四下、限大索十日、掌錦騎王之禎、素與同官周嘉慶有隙、疑周傾巳、而周河南人、亦素剛戾、不爲同儕所悅、私計書中獨歸德相公不與、益疑出周手、乃請旨窮治、備極楚毒、妻孥並受極刑、業誣服、上命東厰太監陳矩覆訊、

案驗無狀、爲具列其冤上益怒、下令曰、再十日不獲、併所司逮治、畢國務復計無所出、捕風捉影、自執政以下、皆重足立、而緹騎輩或借以恐嚇取財、凡詞人墨子、緇流羽上、流寓京師、以無辜破家隕命者、不可勝數、有皦生光者、故順天庠生也、辭文作姦、問戍者三矣、數年前、曾坐詩挾詐鄭貴妃家金錢、詩中有關國本等語、疑與書類、而上意嚴切、至停諸御史差遣、日久不得主名、諸司恐益株連、乃據前詩爲證、文致生光抵法、獄成、磔西市、余謂妖書指斥、吾鄉兩相、而

不及歸德此意不難解蓋以疑間互相使鼠鬭穴中徐收漁人之利耳後四明與歸德果不相能言者互爲荆棘卒同日罷墮奸計矣至于嗾生光羿故宜死然妖書事無確證據訊者冀苟且結局耳巡城御史沈裕實主其議生光臨刑稱冤數月沈未幾沈奉差至毘陵暴死人謂生光爲祟也當時蹤跡詭秘蓋不數傳淚之椎云山陰朱賡四明沈一貫歸德沈鯉也

正德中殷雲霽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鎧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

傢素仇衆謂不誣雲齋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問左右
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雲齋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
爲書各呈若字有祝明者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何
殺鎧明大驚服鎧將販于蘇明利其貲殺之也
樊舉人者壽寧侯客也侯貴震天下樊負勢結勛戚
貲巨一切奏狀皆出其手毋旛空無事貲爲怨家所
發事下刑部郎中韓紹宗知其實稱樊舉人樊匿壽
寧所甚深百計出之下獄數日一旦韓出門見地上
書一卷取視則備言樊罪狀宜必置之死韓笑曰此

樊舉人所自爲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問樊何以自爲
此曰韓公非可動以勢所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
也韓曰不然若罪原不至死于是發戍邊
周柳慶爲雍州别駕有胡家被劫莫知賊所蹤近被
囚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
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
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洩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
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
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因盡獲黨與

東坡志林曰、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于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畿邑、上殿論奏、賊可減死、而投匿名書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子容以為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恐長告訐之

風、此所謂忠厚之至、

錢養廉曰、當楊曾構釁、邏者緝有播使禮目一紙、自執政以下、皆有賂遺、臺省至形之白簡、余謂此必中國姦人騙局。無足信也。且安知非小醜爲離間計乎。況受否不可知。據以爲罪案、冤矣、京師遊食囤棍實繁有徒、往往假稱權貴親故。過付營幹。而主人實不知也。以余之孤介寡合、不妄接一人、在銓曹時、尚有冒予假書四投于澤者、乃知小人機詐百出、惟恃素行足孚于人。且訛言止于智者。吾輩遇此、當別察而

屏遠之不至墮其雲霧。

又曰、尤七者、本長安狡童、江陵婁之後、遂爲掌記、性慧黠、善承伺意指、江陵無鉅細皆與謀、方江陵盛時、氣焰薰灼、欲干請者、必先與七通、無論倖人債帥、挺干結歡、即吾儕中濡足其門者、往往杯酒殷勤、講兄弟之好、時號尤楚濱、江陵敗、七遠竄、籍其家、得詩卷、皆館閣諸名公贈章、新建四明亦與焉、此眞贋莫辨、詭以此爲罪牘貌哉、監司張望湖命燬之、張又稱要人投贈江陵、署名封識者甚多、亦亟滅去、遂不傳。

張公之陰德溥矣。江陵張居正、新建張位、四明沈一貫

又曰、江陵倖奴尤七籍沒所藏舘中諸名公詩扇墨跡甚多、稱號稱兄、褒揚阿諛、備諸醜態、賴當事盡滅其跡、設以此上聞、按籍而問、何說之辭。其實此等事、乃小人借以貢諂、未必皆真。請以兩事質之、當呂文安柄政時、治第省城、一豪奴為經營居守、奴號于貴、春元中有與結帷者。余少年偶見其出一詩冊、春元二十餘人、并先觀察亦列其中、余識其筆跡、出一同年手、歸以叩先觀察、果無有也。近日孫織造行、一春

元製錦軸以贈列名者五十餘人與聞者不過數人孫酬謝百兩後因分金不均衆始知之至于青衿干請有司公呈公軸往往甲冒乙名甚至假借名流以聳動觀聽殊不足據

誹謗也誣陷也擬問也匿名者之常也嫁賊也左計也則匿名之變而巧者也雍州以之縛盍白愚以之得賊匿名之術固亦詰奸者所不廢耶譬若烏荳然庸醫畏其殺人也者而良醫即以之生人惟視乎其用而已矣國淵之延師王和甫之對款

殷雲霽之爲書皆以不動聲色得發人萬曆國本之書幾成大獄此由庸相懼禍之念釀其釁不然付之一炬可矣而何足以入君與儲耳目間耶至哉匿名之律曰凡投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者絞見者即便燒毀若將送入官司者杖八十官司受而爲理者杖一百被告言者不坐彼山陰相公也者當時其未讀此耶何惜惜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誠哉是言乎至若禮目贈章等篇雖非匿名而亦與匿名爲類此無論受却不

可知真僞不可辨卽使果受果真則凡權姦未稔惡時賢人君子何能盡絕其往來而況賢人君子有權姦必欲致之以爲光者陳實所以弔張讓楊時所以受蔡京薦吳與弼所以署石亨門下士李東陽唐順之所以委蛇於劉瑾嚴嵩之時卽聖如孔子亦未却乎陽貨蒸豚之餽使一不免於言者之口則此瞯亡之拜也者不幾目爲實玉大弓之盜黨也哉宋眞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

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上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嘗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

明永樂時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載領南藤簟將

以餽廷臣還者獲其单目以進上覩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名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单月付中官令毀之嗚呼此二事者可爲聽禮目贈章等獄之大法也已

枉猾

王罕　柳渾　高防

大理王罕知渾州、有狂嫗數邀訴事、言無倫理、從騎屏逐之、罕令引歸廳事扣、皆徐問、嫗雖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

唐柳渾爲江西察判、時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於

觀察使魏少游促訊其僧僧乃首伏沈括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常有瘖者爲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寃乃獲伸此亦可記

高防初事周爲刑部郎中宿州有民刺殺其妻而妻族受賂詐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拷掠以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防駮之云其人病風不語暨工未有驗狀憑何取證便坐杖刑況禁繫旬月豈不呼索飲

食再劾其事必見本情周祖深以爲然終置於法

痟者易爲禍所嫁以其不能白也狂者易爲哀所假以其不可詰也徐以問之徵以伺之其於得情也何有

盜嫁禍

張公謹　黎馬犇　甫郊失金旋

明昌間、景州一婦、畜二奸夫隸卒馬全王二、皆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爲恨先往、婦至、輒殺之、婦父因事入城、問女所在、姑曰、昨已往親家家也、父愕然、尋跡於某樹下得屍、告之於官、有司按其姑、曰、近日有與兒婦共語約者否、姑曰、某坊王二實約之、遂收王二、推勘、不勝苦楚、招之、勘者復問婦所挈衣服所在、王二漫指

於某道傍某樹下埋之使人往索得之持至王二駭然曰如何果有吏人張公謹曰此虛招也權州能假三日限爲擒此賊從之公謹詢於勘院門者曰我昨勘事時曾有人在垣外否門者曰隸卒馬全者在垣久之而後去復詢於城門吏曰昨晚曾有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馬全者瞷人靜而後出也公謹曰此事審矣擒全至一問卽承時人稱爲神明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云云凡二十

條以白於官按册捕至皆跣跪少年也良以爲是否
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群少飲博諸事恐
實蹤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贓所
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年相顧駭愕曰
天亡我輩矣遂結案俟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
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豢馬耳何每訊斯獄
輒侍側因復引囚鞫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
問之髯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首請屏左右乃
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

四言馳報許酬我百金乃知所發贓皆得報胥痊之
也與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偕至鄰境
恐擒之諸少乃得釋祝允明日成化中南郊事竣撤
器失金瓶一有庖人執事瓶所捕之繫獄搒掠誣服
謬云瓶埋壇前某地覓之不獲仍繫之俄真盜以瓶
繫金縧鬻於市市人疑之聞於官逮至則衛士也招
云既竊瓶急無可匿遂埋於壇前只摸取緊索耳發
地果得之比庖人謬言之處相去才數寸使前發者
稍廣尺許則庖人死不白矣何必豢馬髯在側乃可

疑哉訊盜之難如此夫

詰盜者必以真贓爲斷也王二京中少年南郊炮人皆有真贓者也真贓之不足憑也如此而况于贓之未必真者乎君子所以貴盡心也

盜遁一册即可疑矣夫有爲盜而自立供案以預令人之得以蹤跡者乎無是情理也試自此而詳察其所由來可矣乃據此以捕訊諸少年有是理乎此當時詰盜者之情而指揮之疑所由起也

代刑

特奚　朱壽昌　包孝肅

張定叟

吉州王某幹者殺人以錢三百千與一村老令代認曰爾認不致償命但杖六七十下而已民以爲然時奚司理政疑之撓以禍福村老遂以實告時奚見同囚者一人項有傷痕疑爲死者傷之故殺死者勒之未伏王因言於奚以爲然且力言於郡守同囚者不勝苦遂準伏抵死奚以平反政秩旋死時咸淳年也後幹者認殺人遂伏法方言前斷之枉

宋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貨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傭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囚泣下吐實收子良付法

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旣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呼

之曰、但受脊杖出去拯謂其招權。捽吏杖之。特寬囚
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亦
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郵舍、甲
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設
亦可有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寃
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君家素温、
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
時張定叟杓尙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

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未嘗殺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賄、故究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乙、一縣大驚服、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竟不佰、甚哉、獄之難明也。

幹者殺人、村老既以實告矣、何爲更疑同囚者、豈所告者未悉與、如告以幹者云然、何不即訊幹者

何故云然耶惜乎記之不詳然所疑不惟是夫王固言之于奚以爲然夫非切已何以知其然而爲奚言耶惜奚莫之疑也

杖徒者法也法所在不可故爲加減也開封吏招權辦法也包公特究罪囚廢法也因吏招權并廢法不可以訓然則如之何曰杖吏脊囚杖脊徒如初

甲乙殺人同日同地甲故可以兼任之然獄未具則可耳獄已具矣囚上府矣有由有狀有見有仗

有傷、爲仇、爲盜、爲爭、由也。爲謀、爲散、爲毆、狀也。爲鄰、爲族、爲伍、保、見也。爲梃、爲刃、爲他物、使也。爲長短、爲淺深、爲尖圓、廣狹、傷也、二之不可以并、猶二之不可以二也。甲何可兼而乙何可脫耶。其用志得兼而乙之得脫也。出于初稾之未確也、不然傳者妄也。

有外奸

裴　均　　　　馬裕齋　　　周　新

許襄毅　　　　吳　復

裴均鎮襄陽、里人妻有外情者、乃託病於夫曰、醫視妾病云是骨蒸、須猳犬肉食之則瘥、夫曰吾家無犬何以致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可縶而屠之、夫如言屠犬以獻、妻悄之、餕餉命鄰人告焉、均鞫之立承具逃妻前後之故、均曰、此必妻有他奸、欲覆夫於法耳、劾之、具得其真、乃置妻及外悄者於法、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將冬瓜切作蓋、

剖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公必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及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寘妻及姦夫於法

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訴之周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遇也聚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歷城縣人出商三年、歸得金二百餘、深夜埋母墓側、詐爲折本、狼狽而歸、妻不勝悽慘、夫告之曰、吾得銀二百、埋母墓側、明當取來、至期則已失矣、訴諸官、無可白者、許襄毅公曰、暮夜無知、所告惟妻耳、蓋必其妻先有所私、從旁竊聽、不然、天下豈有神輸鬼運者耶、乃逮妻訊之、果然、

溧水人陳德、娶妻林、歲餘家貧、傭於臨淸、以績麻自活、久之、爲左隣張奴所誘、意甚相愜、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褁以歸、離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

實爲累乃藏金於水瓮檣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狎聞夫叩門聲匿床下旣夫婦相見勞苦因敘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張已竊聽啟扉出先攜有之矣林心不在夫閤亡金疑其詐且有怨言將署縣事晉江吳復有能聲德爲訴之吳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別有腹心也拘林至嚴訊之林呼枉德心憐妻願棄金與吒曰汝許共坐戲官長乎置德獄中而釋林以歸隨命吏人之黠者爲丐客造林察之得張與林私問慰狀並擒治之事遂白

失婢妾

錢若水　張詠　　邊郎中　雍泰

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搒楚因自誣伏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詈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耶若水笑謝曰今

數人當死、豈可不熟觀其獄詞耶。留逖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其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忍去、曰微君之賜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

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也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不半歲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開封居子胡氏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

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人屍在眢井中者官司名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少趾此屍足趾全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惡胡氏又索辨而乃抱屍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日屍已潰畧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氏獄拷驗鍛鍊百至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來開封視成案即知寃濫謂宜慰使安文玉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

中有賈客逃婢一人中所索辯及他物色與屍狀同迹其所寓正胥井處也賈客已他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元屍將詢其所主與隣僉曰然瘞者出胥門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説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渉棄屍水中矣是男子以青帬總髮必江淮新鹵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徐滔州一僕於娼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而溺斧於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

雍泰知吳縣民有妻亡者妻父訟其夫害殺吾女而
月匿屍湖中石下泰名其夫訊之夫曰妻逃兩月跡
求不可得妻父脇財始知死所泰使人瀦其屍乃訊
父曰夫寄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屍
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以訊賂耳一拷而服
慈谿張覲察謙調尉揭陽有許氏者縱其女與漳人
通漳人誘去匿之渡口許氏誣其壻黄金殺女欲抵
金死以滅口公廉知女渡江募莫得其所置處得許
逮舟子而集邑人縱覲公詭曰舟子利女豔而[illegible]諸

下原缺